MINZU YUWEN
A Bimonthly

№ 1
February 1994

On Basic Elements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 Korean
……Wu Anqi (1)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Nüzhen and Manchu Languages……Jin Qizong and Wulaxichun (11)
From Languages of the Almanac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蒙古秘史》) to See Dongxiang Language……Yu Zhihong (17)
Semantical Analysis of Names of Five Sorts of Cattle in Mongolian Language……Sechenchogt (23)
Textual Research and Explanation of an Inscription of Imperial Edict Both in Uighur Mongolian Script and h'pags-pa Script Unearthed at Shaolin Temple of Dengfen County, Henan Province (Ⅲ)
……Dob and Junast (32)
Affinity of Lodging Word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o-Burmese Languages……Song Jinlan (41)
A Study of Affiliation of Namuyi Language ……Lamaziwu (50)
The Time Limits of Chinese Lornwords in Xixa Language
……Nie Hongyin (61)
The Period of /sh/、/ɕh/Emerging in Miao Language of Eastern Guizhou Province……Li Bingze (68)
New Sound Changes in Miao Language of Eastern Guizhou Province
……Yan Bao (73)
On Ton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Continued) ……Qu Aitang (75)
Structures of Scientific Study and Education of Languages and Writ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Yunna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Gai Xingzhi (79)

民族语文

（双月刊）
主　编　照那斯图
责任编辑　吴安其
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总第八十五期）

编辑者　《民族语文》编辑部
（北京市〔100081〕民族研究所）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印刷者　民　族　印　刷　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 购 处　全国各邮电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1994年2月5日出版

国内代号：2—525
国外代号：BM 132

ISSN 0257—5779
CN 11—1216/H

定价：1.20 元

从《蒙古秘史》语言看东乡语

余 志 鸿

[提要] 东乡族的语言与十三世纪的《蒙古秘史》中使用的古代蒙古语比较，在语音形式和语法功能上十分相似，而与现代蒙古语则差距较大。东乡民族又处于我国西北汉语方言的包围之中，因此有明显受其影响的痕迹，东乡语几乎出现一种混合的倾向。本文主要在基本词汇和特殊语法方面从《秘史》语言来考察东乡语。

世界语系分布图，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的历史状况，但是仍然有一些模糊不清和难以解释的现象。欧洲的语言地图展示出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分布，语言界线大体与政治界线是相符的。非洲语言的复杂多变，跟这个地区文化的隔离和殖民政策有关系。美洲印地安民族在勉强地生存和繁殖，频临灭绝的边缘，但是他们勇敢地保持着自己的“古老”语言和语言习惯，与殖民语言格格不入，经纬分明。① 然而在东亚大陆，语言地图展示出了另一幅景象。

桥本万太郎第一个指出，东亚大陆有一个语言连续体，不同语言之间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词汇、语音、语法，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的推移，与东亚大陆以汉语为主体的语言历史演变相符。②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学术问题，它所蕴涵的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这篇文章拿东乡语与十三世纪的《蒙古秘史》的语言作比较，或会发现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一 背景介绍

东乡族是甘肃省境内的一个古老民族，有37万多人（1990）。

在我国境内，蒙古语族诸族基本上历来从事畜牧业，但东乡人就其经济类型、习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言，却与邻近居民——回族和汉族相近。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从事农业，一般都能说本民族语和汉语，而不会说蒙古语。

笔者曾有幸结识东乡族的一位老人，他是东乡族聚居的锁南坝人，名叫马雪天。马先生是民族医生（中医），又是精通自己母语的学者。他曾帮助语言文字工作者调查和整理东乡语。笔者也曾跟随马先生学习过一段时间东乡语，并向他作过语言调查。东乡语中有许多汉语借词，但这些借词都是日常用语和现代文化词语，而且基本上与北方汉语一致；东乡语中的一些基本词，绝大部分是古蒙古词语，少数是阿拉伯语借词、维吾尔语借词和波斯语借词。东乡语按语系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东乡语被调查的1593个词里与蒙古语同源的占

① [美] H.J.德布利吉《论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参见《民族译丛》1983年第1期。

② 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41.2%。①

《蒙古秘史》是一本用563个汉字标音拼写的蒙古语文本，汉字的标音基本上准确地反映了中世纪古蒙古语的语音。由于《秘史》是会话体，所以相当可靠地表现了当时的口语。本文采用的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校勘本。

东乡族的语言与十三世纪的《蒙古秘史》中使用的古代蒙古语比较，在语音形式和语法功能上十分相似，而与现代蒙古语则差距较大。东乡民族又处于我国西北汉语方言的包围之中，因此有明显受其影响的痕迹，现代东乡语几乎出现一种混合的倾向。本文主要在词汇和语法方面，从《秘史》语言来考察东乡语。

二 词汇比较

下面是东乡语词汇（其中大部分是基本词）与《蒙古秘史》中出现的古蒙古语词语（取《秘史》的汉字转写）比较的一部分：

	《秘史》	东乡		《秘史》	东乡
河	沐涟	moron	风	克	kəi
树	秣敦	mutun	日	纳兰	naran
月	撒剌	sara	水	兀速	usu
狗	那孩	noɣəi	马	秣麟、秣骊	mori
虎	巴儿思	basɯ	岁	纳孙	nasun
主人	额毡	ədzən	人	古温	kun
后生	札剌兀	dzalao	勇士	把阿秃儿	badulu
杀	阿剌	ala-	驮	阿赤	atsɯ-
行	迭步	jawu-	问	阿撒、哈撒	asa-
煮	赤纳	tsɯna-	坐	撒温、撒兀	sao-
死	兀窟	fugu-	吃	亦颠	idʑiə-
见	兀者	udzə-	来	埃速忽、亦列	irə-
认	塔泥	tani-	去	约儿赤、斡斡儿	ətsɯ
放	塔勒	tai-	随	答合	daɣa-
哭	委亦剌	uila-	爱	塔阿兰	duran-
人去	斡罗	oro-	压	答仑	daru-
出	哈儿	qɯri-	怕	阿余	aji-
拿	把里	bari-	跑	哈兀勒	xolu-
卧	客卜迭	kidʑiə-	到	古鲁、古儿	kuru-
回	合里兀	qari-	折断	忽忽鲁	ɢuraɣa-
得	斡鲁	olu-	守	撒乞	saɣəi-
好	撒因	saiɣan	美	豁阿	gao
黄	失剌	sɯra	黑	合剌	qara

东乡语的数词十以下都与《秘史》一样：

① 见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导论——蒙古语族语言词汇概述”。

	《秘史》	东乡语		《秘史》	东乡语
一	你只额勒、你刊	niə	二	豁牙儿	gua
三	忽儿班	guran	四	朵儿边	dʑiəran
五	塔奔	tawun	六	只儿豁	dʑɯgon
七	朵罗安	dolon	八	乃蛮	naiman
九	也孙	iəsun	十	合儿班	haron

人体词语的差别也不很大：

	《秘史》	东乡语		《秘史》	东乡语
肺	阿兀失	fəi～pafəi	喉咙	豁斡来	goləi
身子	别耶	bəijə	手	合儿	qa
头	帖里兀	tɕiaoruń	指甲	乞木速	gɯmusun
指头	忽鲁儿	gurun	腿	忽牙	guja
眼	睹、你敦	nudun	面	你兀儿	nu
腮	合察儿	qɯtʂa	头项	赫乞	ətɕin
心	斡列、只鲁格	oro/dzuɣə	脚	阔勒	kon
口	阿马	aman			

关于亲属称谓方面的词语：

	《秘史》	东乡语		《秘史》	东乡语
丈夫	额列	ərə	妇人	额蔑	əməs
娘	额客	əkiə	亲家	忽答	gudaɣi
亲戚	兀鲁	urəu	外甥	者额	dzə
女儿、少女	斡勤	otɕin	弟弟	迭兀	dʑiao
儿子	可温	kəwon	兄	阿合	aɣa、
母	额客	əkiə	伯父	额宾	abi
伴当	那可儿	nokiə			

有意思的是东乡语中有的称谓有几套，例如称母亲除用əkiə外，还用借自维吾尔语的anəi；称父亲用维吾尔语的 ada，也用与现代蒙古语同源的 awi～aba，就是与《秘史》的“额赤格”不同。但是，称外祖父为“外爷爷” uijəjə，外祖母为“外奶奶” uinainai，使用汉语借词；称兄又有两套：《秘史》语言的“阿合” aɣa 和汉语借词的“哥哥” gaga。

人称代词和《秘史》相当一致：

	《秘史》	东乡语		《秘史》	东乡语
你	赤	tʂɯ	您	塔	ta
俺	蛮、巴	ma	我	必	bi
谁	虔	kiən	我的	米讷	mini
俺的	马讷	mani	您的	塔讷	tani

人称代词在现代东乡语里有复杂的形态变化，其格标志完全是粘着性的，并随着元音和谐律而变化，与《秘史》语言里的用法基本相同。《秘史》和东乡语中人称代词的形位（形态音位）变体比较如下：

	第一人称（单数）	第二人称（单数）
	《秘史》／东乡	《秘史》／东乡
主格	bi（必）/bi	ci（赤）/tʂɯ
所有格	minu/mini	cinu/tʂɯni
与格	nada/namadə	cimada/tʂɯmadə
位格	nadur/namadə	cimadur/tʂɯmadə
离格	nadaca/namasə	cimadaca/tʂɯmasə
工具格	namaar/biɢala	——/tʂɯɢala
共同格	namalua/namalə	cimalua/tʂɯmalə

从词汇的比较和统计来看，东乡语确实跟《秘史》时代的语言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当蒙古语的词语在迅速变化发展时，东乡语的词语则相对比较稳定，它保留了早期蒙古语的古老的读音和用法。

三　语法比较

现代东乡语的语法与古蒙古语有许多一致的地方，特别是语序和后置词系统是一致的。例如：

1.天上有太阳、月亮两个。

腾格理　迭额列　那阑　撒剌　豁牙儿备者。《秘史》（189—455）①

天　上　日　月　两个　也者

aswman dʐɪərə naran sɑrɑ ɢua uainə.（东乡语）

天　上　日　月　二　有

2.那妇女又跟孛端察儿生了一个儿子。

帖列　额蔑　巴撒　孛端察儿　阿察　你刊可温　脱列兀勒毕。《秘史》（41—37）

那　妇人　再　处　一个儿子　生了

tərə əməs pusə boduntsarə də niə kəwon-dənə oluwo.（东乡语）

那　妇女　再　孛端察儿　在　一　儿子（宾格）　生了

只是在东乡语里，语法的形位变化已经大大简化了。下面就性、数、格以及后置词、助词等进行一些比较。

（一）性

在《秘史》语言里存在着典型的阳性名词、阴性名词和中性名词。与以形位{.Y}②结尾的限制词一同出现的名词是阴性名词，例如所有女人的名字、“女人”（额蔑）、“妹妹”（堆亦）、“家”（格儿）、“夜”（雪泥）、“母鹿”（马兰勒）等；那些与以-t（U）结尾的限制词qara.ɣqu或ügey.ü一同出现就是阳性名词，如所有男人名字、“身体”（别耶）、“衣服”（迭额）、“白马”（升忽剌）、“鹿”（不忽）等。少数名词根据上述情况，既是阳性又是阴性的，叫中性名词，如“车”（帖儿格）、“地”（哈札儿）等。

1.豁亦图　衣合速秃　帖儿干　图儿……（86-110）

后头　毛　有的　车　里

① 凡《秘史》例句均标明出处，括号里前一个数字表示学术分节，后一个数字表示页码。

② 大写字母表示形位变体，本文中《秘史》词语的罗马字转写，均采自斯垂特的《蒙古秘史的语言》。

2.哈剌兀台　帖儿鉴　图儿……（100-136）

黑　有的　　车　　里

3.戈劣额台　哈札里颜……（9-8）

野物有的　地　自的

4.戈劣额孙　戈鲁兀裂　撒亦秃　哈札儿……（9-9）

野　物　　可　捕　　好有的　　地

例句1.和3.作修饰语的“有的”都以-y 结尾，是阴性名词的用法；例句2.和4.作修饰语的“有的”却以-tu 结尾，是阳性名词的用法。

现代东乡语已经没有“性”的区别。

（二）数

《秘史》有复杂的复数表达方式，名词性的复数后缀有众多的形位变体。不同的词后面有不同的复数后缀，例如：

单数	复数	后缀
1.迭兀（弟弟）	→迭兀捏儿（弟弟们）	[-ner]
2.可温（儿子）	→可兀惕（儿子们）	[-d]
3.把阿秃儿（勇士）	→把阿秃惕（勇士们）	[-d]
4.兀鲁思（国家）	→兀鲁速惕（众国家）	[-ud]
5.豁儿（弓箭手）	→豁儿臣（弓箭手们）	[-ci-n]

例1.是加复数后缀-ner，例2.是去词尾-n 后加后缀-d，例3.是去词尾-r 后加后缀-d，例4.是加后缀-ud，例5.是加-ci 后加上后缀-n。显然，情况很复杂。

东乡语的复数后缀主要是-la，还有使用范围很小的-sla 和-cia，已经简化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东乡语的“数”在上下文很容易辨认时，复数形式常常被省略，例如：

xodun quʤuɯ irəwo“星星（复数）出来了”

xodun unawo“星星（单数）坠落了”

《秘史》语言中，动词也有“数”的变化，有复数后缀，例如：

兀该温（无每）（35-33）；薛惕乞坤（想每）（246-705）；

合卜赤浑（藏匿每）（210-586）；阿勒答勒坛（罚每有每）（224-627）。动词还有一个表“共同”意义的复数后缀：{.ldU}（在元音后）和{.UlcA}（在辅音后）。例如：

1.兀马儿塔黑撒你颜　都剌惕合勒都周（200-534）　　但忘了时共提说

忘了的　自的行　　共提说　着

2.兀鲁思　摆亦兀鲁勒察黑撒惕　勺孛勒都黑撒的……（224-621）

国　　共立了每　　共生了的每　行

当初共立国的人共生受的人……

例句1.动词“都剌惕合”（提说）是元音结尾，其复数后缀是“勒都”（-ldu）；例句2.动词“摆亦兀鲁”（建立）是辅音-l(u) 结尾，它的复数后缀是“鲁勒察”（-ulca）。

（三）格

东乡语名词“格”附加成分有8种形式：主格(零形态)，领宾格-ni～-ji，与位格-də，工具格-gala，界限格-sə，共同格-lə，方向格-run～-guŋ，范围格-rə。一般说没有形位变化。

《秘史》大致有9个“格”，但是每个表示“格”的附加成分，都有比较复杂的形位变化：主格（零形态），与格｛-A｝，宾格｛-yi｝，所有格｛-BAn｝，工具格｛-BAr｝，向格｛-A｝，离格｛-AcA｝，共同格｛-lUA｝，范围格｛-dUr｝。

在东乡语里表示格标志的附加成分，渐渐独立成为一个粘附词位，一般不参加与词根融合的变化。在这一点上，《秘史》时代的蒙古语的“格”附加成分与前接词根是紧密不可分开的，既是粘着的，又有融合性质，是一个有形位变化的词位。

在“时、体、态”方面，东乡语也保留了不少《秘史》时代蒙古语的古老形式，但也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这里不一一赘述。

四　结束语

（一）东乡语的词汇来源很丰富，有汉语借词，有藏语借词，有维吾尔语借词，有波斯语借词，也有阿拉伯语借词，当然绝大多数词与蒙古语同源，但是它们与现代蒙古语相差甚大，而与《秘史》语言基本一致。这说明东乡语的词汇较大程度地保留了蒙古语古老的读音和词义。

一方面东乡语保留了古蒙古语的词语，而另一方面东乡语又相当程度地被汉化，例如蒙古语族的大多数语言（达斡尔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保安语等）都有自己的一整套计数词汇，东乡语的数词到十以上就完全是汉语借词了；亲属称谓词上也是如此。

（二）东乡语有一些句法现象很特别。东乡语是后置词语言，采取SOV词序，但是有时判断句却出现这样的句式：

1. hə ʂɯ mini gaga wo.　　他正是我哥哥。
　他　是　我的　哥哥　是

2. he kun mini gaga puʂɯwo.　　那个人不是我哥哥。
　那　人　我的　哥哥　不是(是)

东乡语的wo是充当谓语的判断词，相当于汉语的“是”。wo也可以当句末肯定语气词。东乡语又从汉语里借来了ʂɯ（是）和puʂɯ（不是），ʂɯ在宾语前，puʂɯ却在宾语后，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用法。而且在构成判断句时还出现了混合句式，如句1.就成了SVOV的赘言形式！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秘史》直译体汉语中的类似句式：

3.将他一个怀孕的妇人拿住问他你是甚么人氏有。（38-923）

4.我的妻子见在皇帝父亲处有。（183-995）

“有”在《秘史》语言里是用来直译｛bU.Y｝的。｛bU.Y｝音译写作“备”（兼取“具有”的意义），它表示存在、具有和判断。例句3.和4.一方面直译，后置在宾语名词后，同时却又借用汉语的“是”和“在”意译，放在宾语名词前，形成两种不同语言结构的混合。

如果说《秘史》的直译汉语是受了当时蒙古语言结构的强力冲击而造成了这种句式，那么可以说东乡语的这种句式是受了汉语强力冲击而造成的。道理几乎是一样的明确。这是两种语言结构，即SOV词序和SVO词序的碰撞！

（三）东乡语和《秘史》语言比较，在语法范畴方面有了不少变化。东乡语的“性”没有了，“数”表示法简单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乡语虽然有自己的固有虚词，例如“和”用dai、“或”用mu等，但是它却借用了大量汉语的虚词，例如副词tə“太”、idzin“已

（下转第67页）